

李 纓 / 著

一个人 盛宴

廖公弦诗集

· 廖公弦 ·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廖公弦诗歌选集 / 廖公弦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21-0954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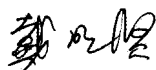
I. ①廖… II. ①廖…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7969号

书 名	廖公弦诗集
作 者	廖公弦
责任编辑	阎循平
装帧设计	陈 电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mm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11年6月贵阳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09546-6
定 价	39.00 元

清泉石上流

——公弦人与诗



诗人廖公弦二十来岁就已成名，每有新作，传诵一时。一九六〇年前后，《人民文学》发表他的《望烟雨》；《诗刊》发表他的《深山笛声》、《今年河发权》；《羊城晚报》短诗征文临近颁奖时，催他用电报发去《夜的稻海》，获得首奖，等等，当时都是令侪辈艳羡的新闻。几十年后，我还几次见人当他的面背他的诗。文革前的贵州诗坛，廖张（克）齐名；如今回顾，两位仍是重镇。而且都是后期之作更胜于前期。一般来说，诗词属于老年，新诗属于青年，中国新诗的多员大将，后来都改作旧体诗词，再没写出超过成名作的新作品。但也不尽然，艾青就是例外。公弦诗作甚丰，而他自编的四个集子择选过苛，读者和朋友久有遗珠之憾，多次希望出版他的诗作全编。现在这一愿望终成现实，不论对于廖诗爱好者、对于贵州诗歌史研究，都很有意义。此外，还可以让青年读者们知道，贵州曾经有过这样的诗人，这样的诗。近三十年，中国诗的写作方法大变。现代派诗，触须从客观世界转向个人心灵，诗风晦涩如谜，思绪跳跃，句式突兀；已不作兴写以前那种明快、精致、讲构思、重整体的诗了，不妨为他们提供一个“昨天的歌”的文本。

我与公弦论交四十余年，共事二十五年，一直是他的忠实读者。我与许多文学爱好者一样，开始也是学写诗；接触公弦后明白了：“诗有别才”的老话一点不假，于是永绝此念。文学各门类虽有相通处，却有更多的相异处。诗思维与散文思维大不一样，诗的想象与小说的想象也不相同。对这个问题，古今论者甚众，说得最精辟的是清人吴乔。他论诗与文的差异，说是：“意岂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是以诗文之体制有异耳。文之词达，诗之词婉。书以道政事，故宜词达；诗以道性情，故宜词婉。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其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诗之措词不必副其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

把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比喻为一堆米，那么写成文章好比炊之成饭，米形未变，可以令食者饱；写成诗歌则好比酿之成酒，米形消失，可以令饮者醉。这话说得既形象又准确。但是须强调二者难易有别。把米煮成饭比较直接；把米变成酒就另当别论了：要在复杂的过程中，经过发酵、蒸馏等一系列微妙的工序，米味才能变成酒香，固体才能变成液态。这是一次神秘的脱胎换骨。写诗就是叫生活素材脱胎换骨。它神秘的“发酵”和“蒸馏”过程，就是诗的构思和诗的表达。决定酒的品质之秘密，隐藏在“酒麴”（酵母）之中。诗也一样，所谓有无“诗才”，就是有无能“变尽米形”的“酒麴”。吴乔说的是做旧体诗词，写新诗更是如此。公弦就是个“酿酒高手”，生活中最平凡普通的事物，到他笔下，总会有独特的思考和新鲜的表达，使你眼睛一亮，抚掌叫绝。过虎门缅怀林则徐的

诗多矣，公弦这两句会让你历久难忘：“然而千秋功罪，/岂靠皇上的惩奖，/历史召见林则徐：/仍住虎门，不在新疆……”海滩拾贝的人多矣，有几人能这样想、想了的有谁能这样说：

“每一次潮水经过，/都扔下死去的贝壳。/我们拾着，/我们抢着。/拾起美丽的形状，/爱那色彩的斑驳。/我们高兴，/我们争夺。/每个人的衣袋里，/都满满地盛下空壳！/大海在笑，/笑声霍霍！”

这次新编的诗集，依题材分为四辑，每辑前各有公弦的一段“夫子自道”。有一段说：“‘诗贵性情’。这句话几乎已近于陈言，然而这又是至确的道理。诗，一旦矫揉造作，忸怩作态，或则徒作大言，或则浓施粉黛，她就要不告而辞。诗跑了，剩下的，只是一堆冰凉的语言文字。”另一段说：“我主张写诗不模仿，不赶时髦。在艺术上各自探索。即便走了弯路，值得。须知一首诗，一个诗人，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喜欢的，天地间没有这等好事。杜甫不喜欢陶渊明的诗，欧阳修不喜欢杜甫的诗，看法各不相同，这是正常现象。”这两段话看似常谈，却正是公弦诗创作的根本观点，一以贯之，从未偏离。真情实感、艺术个性，这两点铺就了公弦诗的大成之道。一件文艺作品，它有无原创性、有多少原创性，是检验其成就高下的主要标尺。公弦诗的可贵，正在富于原创性。

二

如果按照广泛认同的审美分野：壮美与优美、阳刚与阴柔，公弦的诗风当属后者。但他是柔而不弱，优而不浅。更贴切些说，应是：清新、俊逸、温婉、风趣。尤其他化险为夷、举重若轻、以轻浅文字写宏大事物的本领，非同寻常。

公弦永远只写他自己的眼前景、身边事、心上情，从不

“代圣人立言”，不写命题文字，也不在诗中制造一个乔装打扮的“抒情主人公”。读其诗即见其人：敏感、多思、温和、冷隽。冷隽是公弦诗的风格特征。冷隽即幽默的理趣、理趣的幽默，这是诗歌里最难能可贵、最不易恰到好处的因素。诗想写得冷隽，比想写得热烈、优美、雄壮、清丽都难。公弦性格中即有浓浓的冷隽，在诗里自然流露为鲜活的理趣。

理趣，就是寓哲理于生动形象的表达之中，或曰生动形象地言说哲理。宋代朱熹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东坡的“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从君指上听？”都以理趣胜。朱诗前句只用形象，后句与苏诗兼发议论。前人据此即定前优后劣，甚至以此定唐诗宋诗优劣，未免太绝对化。南宋杨万里诗：“一滩过了一滩奔，一石横来一石蹲。若怨古来天设险，峡山不过也由君。”寓人生哲理于舟行实境之中，如无后两句议论，哲理无从显现，读来也不会这样俏皮风趣了。传达现代人思想感情的新诗，当然更是如此，自“五四”发轫，就多用形象地议论的手法，以加强诗的深度和厚度。问题只在议论得有趣无趣。

理趣盎然是公弦诗的最大优势。首先，他善于思考。他认为：“呼吸只是生命，/思考才算灵魂。”“《平静》”。“每个人的头颅 /都自成一个宇宙/ 我顶着我的宇宙/ 小视西天的火球/ 散步、散步/ 我的思维的飞船/ 在自我的天地里遨游/ 亿万万个脑细胞/ 是亿万万个星球/ 散步、散步/ 这宁静闲暇的时候 /我主宰我的宇宙/ 五十年来，内视人生/ 才发现最大的富有”（《头颅》）。其次，他善于把抽象之理升华为生动的诗。早期作品即透露出若干理趣，越到中后期越鲜明，都是形象与议论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他写一种水：“听哗哗啦啦

的声音，/总在山中喧闹，/那是一汪下滩水，/在峡谷里挤得吵闹。/勿须怪流水，/路窄山陡峭。/一旦注入大江，/脾气都会改掉。/跟随长河日夜流，/便有波澜都是笑。/路宽水平缓，船稳浪不躁。”《滩声》。他写一种树：“那棵阔叶树，/孤零零站在崖上，/早已佝偻了脊梁。/只要有风过路，/他就哗哗地鼓掌，/远远恭迎路旁。/但西风并不领情，/照旧冷若冰霜，/剥掉它绿色的衣裳。/只剩下高举的枯枝，/像两只枯瘦的臂膀，/瑟缩地乞求太阳。/第二年春风来了，/又送他一套新装。/然而它太健忘——/西风来了，/他又鼓掌，/衣裳又被剥光。”（《那棵阔叶树》）。他写一种人：“他说他喜爱山鹰，/爱它独来独往的傲岸，/爱它眼里射野性的火焰。/他终于弄到了爱物，/用他的爱心、用他的感情，/拴给鹰一条铁链。”（《喜爱》）。咀嚼这些诗句内蕴的丰富人生哲理，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趣。在《杂感》一辑中，《锁》、《偶感》、《我打泼了桌上的菜汤》、《画眉在鸣叫》等都是富于理趣的好诗。还有几句不忍遗漏：“浑浑然大千世界，/变化都在于嫁接，/诗是情绪的嫁接，/主义是理的嫁接，/美是感受的嫁接，/爱情是人的嫁接，/战争是矛盾的嫁接，/后人是前人的嫁接。/里沃克里泽，/里沃克里泽，/古老的现代风采，/现代的古老愉悦。”（《里沃克里泽饭店》）。

三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诗歌的核心命题之一。一般来说，在西方诗中，自然是纯粹的客体，人或者赏玩它，或者抗拒它，或者征服它；在汉诗中，则往往人与物、情与景交相融会，天人合一。此外还有一种方式，类似中国戏曲中演员与角色的关系：“若即若离，可入可出”。在这种诗里，诗人同时既是山

水本身，又是山水的解读者。公弦也属此列。我们看山，多见它的雄壮静穆，公弦的山却会跑会笑还会醉酒：“请闻这茅台酒香，/十里外还在扑鼻，/难怪山要跑来，/挤得如此的稠密。/有的山像已卧倒，/有的山歪了身体，/不知醉了几匹！”（《难怪山要跑来》）。我们看水，多见它的一往无前，公弦的水却知道谦让：“峡里总是水让山。/该窄就窄，/该弯就弯，/先将山色让人观。”（《船中寄兴》）。他笔下的旋风在摔跤：“旋风卷起来了，/纠缠起风的柱子。/风一旦失却方向，/竟然撕打如此。/像彼此扭住腰身，/互相抓住辫子。/都卷起枯枝败叶，/当作武器来使。/不知发所发，/不明止所止。/人呢？/都躲进屋子。”（《旋风》）。结尾两句补足了这幅斗殴画面，令我忍俊不禁。

富庶秀美的黔北农村外婆家，是公弦诗才的土壤。他为她唱了二十年的田园牧歌，精品累累。“山中雨，细如麻，/断断续续随风刮。/东飘，西洒，/才见住了，/又说还下。/莽莽苍苍，/山寨一派淡墨画。”（《望烟雨》）。“绯红的，/一坝、一坝，/是太阳种植的朝霞。/金黄的，/一坝、一坝，/是故乡的油菜开花。/红的漫到天边，/黄的直来脚下。/我们站在田野上，/看太阳收割朝霞。/深怕太阳大意，/误割了家乡的菜花。”（《我们站在田野上》）。“正细雨春风时候，/看小船停篙，/顺水漂流。/船中一把伞，/遮住两个羞，/隐了两个头。/已是赶场归来，/正好慢慢悠悠。/难得实心话，/来盛回头舟。/愿它细雨下个够，/一顶花伞永不收，/愿家远在千里外，/一同从春坐到秋。/岸上唤声阿秀，/才知船近吊脚楼。/阿秀终不露脸，/窘了身旁阿牛。/伞下新景界，/又傍老渡头。/雨是似下非下，/伞是欲收未收……”（《细雨春风时候》）。他笔下的田园生活，和谐温馨，醉人如酒。虽写于六十年代，实则是他童年心象的再现，意不在反映当时农村生活。

四

八十年代以后，公弦旅履渐远，开始接触都市题材。还是他的慧眼，还是他的冷隽，还是他的理趣。但万象杂陈、矛盾丛集的现代都市，对于“思考的头颅”，当然是比田园更要理想百倍的解剖对象。于是公弦的诗出现了质的飞跃。“空间被高楼挤破，/蓝天是大块小块；/房屋稍有空隙，/便是长街短街。/时间掉到城里，/轰隆隆忙用车载；/各路的车门打开，/挤各路的口音下来。”这是廖公弦的上海市貌。“暖暖的头暖暖的风，/客到花城不知冬。/分明一座广州城，/耀眼千座百花官。/莫道花在城里，/应是城在花中。/是千百个城市的春天，/来这儿培育花种？/还是全国的花朵，/都躲到广州过冬？/花城笑而不答，/但听蜜蜂嗡嗡……”这是廖公弦的广州之冬。他也写城市的另一面：“画眉在笼子里，/笼子在人手里，/人往城里去。/画眉在鸣叫，/叫在笼子里，/叫在春天里，叫在春天的笼子里。”“曼谷，/诚然被高楼霸占、/被车辆霸占、/被灯光霸占……/汽车把人吞了，/一刹那成千上万。/油黑的高速公路，/是城市加速的导管，/把时间压扁、/把瞌睡压扁、/把诗歌压扁。”（今天中国到处是曼谷了）。他甚至写异域的红灯区：“帕塔亚，/有一条长街。/一条白天睡觉的街、/一条女人的街、/（不！男人的街。）/一条红灯泛醉的街，/手会说话的街，/人要找人的街。……我们都是男人，/我们走过这条街。/从挥动的手群中穿过、/从射击的眼枪中穿过、/从奇特的情绪中穿过、/（不！从自己的灵魂中穿过。）/我们都是男人，/我们走过这条街。”这首诗，凡人写得出来！他的上海和广州之行，都与我一起，他的所见我都见到。然而他写下了这样的诗，我只有空空的行囊。由是我更相信诗是文学的冠冕；知

道熔冶和升华是诗的双翼；明白诗不仅仅是清词丽句，更要诗情、诗思、诗心、诗语，缺一不能产生一首完整的好诗。

五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既是文学的灵魂，语言于写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往今来，诗人没有不在炼字炼句上全力以赴的。公弦的语言，达到了锤炼后了无痕迹的境界，如雪花之入眼晶莹、入口溶化。他只用平常言语，作白描画面，读起来自然而然，彷彿天生如此，拈之即来，其实是“淘尽狂沙始到金”，需要极深的功夫。周恩来去世后一年后，“文革”收场，全国才得以公开悼念，公弦七个字说尽这段史事：“去年热泪今年流。”又如“悲怆悲怆咬心怀，怕见枝头花又开。况且落红能再放，奈何总理不归来。”两个虚词劲如扣铁！还有“中南海内新被子，犹是梅园旧棉胎”之句，都有一以当十的力量。再看这首：“想敲门，心颤抖，/想回去，脚不走，/呆呆站在这门口，/很久，很久…/站着虽难受，/进去更别扭，/话，难开头，/找个啥借口？/想她猜透，/怕她猜透，/唉！一向胆子大，/唯独这时候…”（《想敲门》）。不用一个带色彩的字眼，不用一个复杂的句子，就写透写活了初恋青年的微妙心情，可称绝唱。

公弦是民歌传统哺育出来的诗人。他自己说：“我的诗里，有山歌的遗传基因。母体带来的基因，几乎无法改变…”他的诗充分吸收了山歌谣曲的营养，音调合谐，节奏明朗，从容读之，婉转流畅，宛若在旋律之中：“绿水爱得好山青，/转转折折绕路程，/青山更喜绿水嫩，/千峰送了万峰迎。/船又稳，/风又轻，/浪又平。”（《潯阳小调》）。

六

在日常生活中，公弦喜爱竞技性的活动，如象棋、天牌、麻将等，学生时代还是篮球健将。而且很好胜。很少见他谈诗写诗。有时守着一炷香一支烟发呆。见小孩喜欢开开玩笑。其实他的头脑就像一个酿酒作坊，随时随地在把生活之米发酵成酒。有一次我们同去青岩，闲聊时说起旧时流传很广的轶闻：山东军阀韩复榘没文化，在“新生活运动”中训话道：“打开窗子，放卫生进来。”我是当笑话讲，公弦却认真地说：这就是写诗啰。乡友宋茨林说过一件事：有一次，多人谈天，说起瞎子算命大行其道的现象。公弦说了一句：这是光明向黑暗求助。茨林大吃惊、大佩服。他旅游泰国，偶见孩子玩蛇挣钱，写了一首《偶见》：“八尺长的蟒，/缠两尺高的人。/天气暖和暖和，/脊梁冰冷冰冷。/给他十铢钱，/就可摄个影。/摄下他六岁的年龄，/摄下他无语的声音，/摄下一首热肠诗，/摄下四只冷眼睛。”四句“摄下”，令我震撼掉泪。

七

公弦的诗风：可归纳为：清新、亲切、睿智、幽默。晚明袁中郎赞其友人诗曰：“鲜妍如花，淡怡如秋，葱翠如山之色，明媚如水之光”，恰宜移以比方公弦的诗。如要再加浓缩为一个词，则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洗炼”一品最为贴近：“如矿出金，如铅出银。超心鍊冶，绝爱缁砢。空潭泻春，古镜照形。体素储洁，乘月返真，载瞻星辰，载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但他的诗还兼有“若纳水辖，如转丸珠”的“流动”和“娟娟群松，下有漪流”的清奇，以及“俯拾即是，不取诸邻”的“自然”。综观他的诗境，可借用王维的一句诗：“清泉石上流”：一泓清澈透明的山泉，宛转流泻；水底卵石斑斓，游鱼自乐。

八

《爱歌与恨歌》是公弦唯一的叙事长诗。记得是应《山花》长诗专号之约而创作的。后来这个专号没有出成，只刊发了这一首。此诗取材于一个爱与恨、善与恶的苗族民间故事。建国初期，云南彝族民间长诗《阿诗玛》整理出版，影响极大，除各地努力发掘整理民族民间文学资源外，不少诗人也以民间传说为题材，进行新的创造。如公刘的《望夫云》、白桦的《孔雀》、韦其麟的《百鸟衣》等，都名重一时。连老诗人艾青也写过一首《黑鳗》。公弦的诗才，写这种叙事诗当然是游刃有余。如写人间冷暖：“天上的星星不同亮，/世上的人心不同样；/太阳照着门前树，/阴影落在石坎上”。写深山：“雾里的山呵鸟不来，/云里的山呵春不来，/雾多月亮懒睁眼，/云深太阳不过崖。”写芦笙高手：“婉转回环芦笙调，/悠悠扬扬音色妙，/碰着心儿心觉甜，/碰着脸儿脸含笑。”写主角出场：“好音好曲随风荡，/千双眼睛四下望，/千双眼睛都定了，/盯住对面青山上。/对面青山一排排，/骑牛的后生绕过崖，/牛背上面芦笙响，/披一身朝霞下山来。”写情人相见：“月光地上影对影，/皂角树边人看人，/不声不响心相见，/无言无语笑相迎。”都是一望即知的廖诗。只是这种题材和体裁限制大，字句也要模仿民歌的单纯复沓；难于充分展开他理趣、幽默、鲜活的优势。这种长篇故事诗，如今似乎已绝迹了。

九

出一个好作家不容易，出一个好诗人更不容易。公弦这样卓异的诗才，未得永年，令人惋惜之至！一九七〇年，我在乌蒙深处当教师。正值“文革”热闹阶段，三天两头停课，就读

书自娱，还学着做做诗词。有一段时间与公弦书来信往，想起种种往事，谄了一首给他的词。但自知恶劣，一直没有给他知道。今年学用电脑，把历年俚作集中起来，修订一过。这首也在其中，却是已距公弦谢世数年，欲寄无从了。缀于文末，权当心香一瓣：《沁园春·寄意公弦》“诗苑孤标：清水芙蓉、春风碧桃。仗浅青淡墨，工描宜染；锦心绣口，化古溶谣。峡谷滩喧，瓜棚人笑，山雾沉沉雨乍消。清新甚，并小山俊逸，小杜清豪。 山楼拥坐中宵，念侪辈推君艺事高。惜淡交如水，对床苦少；参商似避，磋砣偏寥。更别东西，劳生草草，水复山重音讯遥。愿长久，更笔兴风雨，飞瀑惊涛。”后来共事多年，交流切磋的机会多了，但没有向他学写诗，写诗是学不来的。但我有一个观点与公弦一致，即：“诗”是一切文艺的本质。如果我有野心，那就是在散文里写出“诗”来（可不是写“散文诗”）。

公弦去世后，坟墓傍着草坡上一堵岩石，周遭灌木野花围绕，真是最理想的诗人安息之所。岩石上除了镌刻他自书姓名外，旁边还有一块，家人想刻上他的几句诗。我从《山溪》里选出几行，大家觉得恰当，就由我写出刻上：

“哎！活泼泼的山泉，
她只爱她的土地，
让她快活，让她流去！”

诗人廖公弦是山的儿子、水的情思。

二〇一〇年四月廿二一廿六日

目 录

乡趣集	二
大山一望	三
山与我们合影	四
山路	五
天地安详	六
山间	七
马铃声声	八
奶	九
大山不关门	一〇
路	一一
山居	一二
难怪山要跑来	一三
莫道路远山横	一四
晴后的思绪	一五
我们站在田野上	一六
山里的气息	一七
	一八

轻轻道声安详	一九	滩声	三六
渔火	二〇	雪枝	三七
绿杨那边	二二	瓜棚底下	三八
登程	二三	峡谷写生	三九
桂花	二四	好风	四〇
秋天的来信	二五	『四月八』的街头	四一
正午	二六	贵州的山	四二
睡吧，山风	二七	贵州的水	四四
野餐	二八	望烟雨	四五
霏霏的细雨	二九	山月中	四六
再访娄山	三〇	翻山	四八
晒场	三一	太阳雨	五〇
船中寄兴	三二	江上行	五二
柳岸下开着浪花	三三	插秧时节	五四
山溪	三四	脚印	五五
旋风	三五	春耕曲	五六

登娄山	五八
收	五九
迎红桥	六〇
挹谷	六二
粮仓	六四
山中	六五
秋耕曲	六八
夜的稻海	七〇
枫叶	七二
雨后月出	七四
贵州骆驼	七五
乡情集	
乡情	七八
紫荆树，还记得我吗	七九
他赶着一群白羊	八〇

风送话音过短墙	八二
村头有感	八四
难	八五
摆渡老人	八六
猎人席	八七
那是谁家的女娃	八八
牧场上	八九
山雨欲来	九〇
窗口	九二
木叶	九三
天上的人间	九四
你别跟着我	九六
细雨春风时候	九八
无言	九九
树林边	一〇〇
都埋头洗着衣服	一〇一